

张师傅的行为艺术

肖遥

张师傅年轻时有个怪癖,就是讨厌一切装饰品,也多亏那个年代并不提倡佩戴饰品,衣服上除了纽扣,也没有别的了。可是,张师傅连纽扣也讨厌。我的印象里,我爸张师傅只穿厂里发的那种拉链工作服,简单高效。

张师会给孩子们订杂志、买很多小人书,但我们最喜欢的是小人书上面的古装美女,临摹她们的项链、耳环、发簪,画这些的时候,因为匮乏与渴望,我们简直想象力爆棚。画着画着摘两朵地雷花,挂在耳朵上当耳环,照着镜子臭美几分钟,几分钟后,要么地雷花掉了,要么张师傅瞪着眼睛气呼呼地出现了。

在那个“不爱红装爱武装”的年代,人们崇尚简朴实用,厌恶繁琐赘冗。尽管张师傅的审美观被时代规训了,但并不影响他形成自己独特的时代审美。记得我们小的时候,一个春光明媚的周末,张师傅把一盆扁竹放在窗台上,撑起画板,铺开纸笔开始画画,院子里种了很多花,他偏偏就选了一盆扁竹花,清晨,扁竹花还是一个花苞,等终于画出轮廓的时候,再一抬头,花瓣已经张开了,等染好颜色的时候,花已经完全盛开了,还伸出了一丛鹅黄的花蕊。也怪周围邻居们,这个过来看看,那个过来瞅瞅,还搭讪几句:“张师傅还会画画啊!”张师傅就跟他们吹几句牛,说他上大学时,学校放电影的海报和校报的插画和彩图都是他画的……这么说着说着,抬头一看,眼前的花和手下画上的花又不一样了,只好重起一张草稿……那天上午,那盆花,张师傅画了十几遍。那些废稿,都被邻居们捡走贴他们家米缸上去了。那时候的米缸是用废报纸捣碎,化成纸浆糊的,其它人家的纸缸的外面贴的都是从报纸杂志上剪下来的画,只有我家的米缸上,贴着张师傅画的画儿。



话说在百度待兴奋发图强的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张师傅算是会玩的,孔子说的那个“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我们家早就身体力行

一走进那条巷子,还在和人说着话的我,被猛然钻进鼻子里的香摄住了,站着不动,一个劲地吸,没错,就是这个味!就是这个味!然后一路走,香气也一路跟着走,一直到巷尾,我看到了那棵大大的桂树。

下午一进校园,又闻到了一股香味。我知道,那是学校后面住户——校工小周门口的桂树爆花了。老教室收拾成的住房,环境很简陋,却有两棵桂树,桂香让他们的秋日丰饶可羨。

停步,周边一个人也没,我却咧嘴角笑了,像是对那含有情意般空气的



霜降(版画) 刘晓宇 作

了。每到春天,张师傅就带上全楼的孩子去远足,翻好多座山,一直走到赵湾水库,路上采的蘑菇,拿回家炒着吃,邻居又来好奇围观:你家人还敢吃这玩意儿?看我们吃了没事,他们后来也学会了上山采蘑菇。

看到我家米缸上的画儿,他们也请张师傅给他们画,因为上次遭遇了扁竹花的戏弄,张师傅在邻居们的鼓舞下拓展了戏路,开始画山水画。他画的是带我们春游路上看到的山山水水,和古法山水点景的亭台楼阁不同,张师傅画的山水画里,点景是电线杆或拖拉机。我最初的审美就是从这些点缀着电线杆和拖拉机的山水画欣赏里生发出来的,但即便当时,我也隐约感觉,如果没有这些电线杆和拖拉机,这幅画会不会更好看些?越来越多的邻居们请张师傅给画米缸,于是,我们那栋楼上的邻居,都用上了有着拖拉机和电线杆的山水画米缸。

后来看电影《青红》里有一个镜头,青红的爸爸和很多一起分配到三线厂的同学商量,怎样才能重回大城市?那个镜头我很熟悉,因为张师傅和他的同学们喝酒聊天的主题,也是商量要调回家乡的事,虽然并不能够预测到家乡所在的那个城市以后有什么好,但是他们能够预感到如果还窝在山沟里,一定会错过什么。

调回城市以后,我家就住了楼房,生活节奏也比从前快了,然后就越来越快越来越快,张师傅再也没有时间画过画儿,直到我和姐姐相继大

学毕业,张师傅退休。刚刚退休的十年,张师傅自己办了个小型的机械加工厂。

那些年,机械行业整体衰退,逐步让步于信息产业。所以,张师傅其实一直在一个夕阳产业里奋力挣扎。厂子除了安置些下岗职工,缴了些税,基本没挣钱。而且比起从前在单位做总工程师的时候,张师傅办工厂的十年操心多了。他这个老板,根本不是电视上那种坐在大班椅后面威风凛凛的老板,连单独的办公室也没有,他平时就和工人们一起干活,看谁手慢些他就自己上手,看谁车零件出错率高,也自己动手,看扫院子的扫得不干净他也抄起扫把自己扫,久而久之,他其实就是工厂里领头干活的一个最勤快的打工老头。

办工厂虽然没挣到钱,还花了一河滩的钱,费了老鼻子的劲,但是它堪称是张师傅最自豪的一项行为艺术。因为张师傅是那么投入地去做这件事,就像他当年对着那株千变万化的扁竹花画呀画,尽管花事稍纵即逝,而整个机械行业江河日下,但张师傅只享受着专心做事这个过程,通过这个不算成功的过程,实现了自我——拥有过一个自己的工厂,当过一个厂长。

张师傅60岁铺开宣纸画画的时候,和他同龄的学院派画家们已经开始画逸笔山水和文人画了。张师傅的学习能力超强,他飞快掌握了画画所需要的所有技法,在画画所需要的

技术和工艺上他没有任何问题。然而和主流画家们相比,他的画儿里好像总缺了些什么。他画的花鸟显然太蓬勃太甜腻了,就好像,“主流”画家们是清茶,他是一杯白糖水,他们是咖啡,他是一杯白糖水,他们是可口可乐,他还是一杯白糖水,可是,现在谁还喝白糖水呢?就像现在姑娘们穿衣流行的是“漏”“透”,画也流行“枯”“瘦”,与现代艺术的以“颓”为美的风向标来衡量,张师傅的画显然太过阳气充沛了。

张师傅画的山水,虽然没有了电线杆和拖拉机,但是他画的山,一看就不是那种清清静静、像住着神仙的所在,也不是现在学院派画家们笔下的枯棚茅舍,而是山风呼啸,层林尽染,中间还开着几户农家乐的山(也许他想画“鸡声茅店月”来着,但画出来却像鸡鸣狗吠的农家乐)。因为从来没有出世之心,所以他的画烟火气很浓,人家画的是云烟,他画的是炊烟,即便临摹,他能够把“云深不知处”临成“白云深处有人家”的烟火人家。

这么说吧,张师傅对生活始终保持着机警和热情,所以不论游戏规则如何变化,他都能快速适应,如果非要说欠缺,他可能一直欠缺所谓艺术家的那种与现实的纠结、对抗、叫板。他从来不曾愁肠百结,他的画里也学不会那种所谓的萧索孤寂。而艺术家的标配——桀骜不驯、放浪形骸——作为动手能力强、生活齐整、工作认真的张师傅来说,从来不曾弄明白,那到底是些啥玩意儿。

生活,对于有些艺术家来说,是一坨泥,他们从里面意外地种出了金莲花;对于有些艺术家来说,是风刀霜剑,他们退到书房,寄情于山水;对于另一些敏感的艺术家来说,生活就是一个白眼,他们怀着一肚子的气与不合时宜用画面把这些白眼瞪回去;而生活对于张师傅来说,就是一辆战车,他驾驭着这辆车或者被这辆车拖着,身不由己也罢,呼啸前行也罢,根本来不及悲悲切切。

也许,因为未曾有所谓“淡泊名利”之心,张师傅也从来不去琢磨啥是个“宁静致远”,因此,他的画一点也不“雅”,或说是从来学不会时下的媚雅,他对媚俗也无感。

我在写这篇文章的当儿,我爸张师傅在临摹齐白石的公鸡,齐白石画的是农村里那种扑扇着翅膀、贼精贼精的鸡,张师傅画出来,却像是一个精神抖擞、整装待发的厂长。

那些惊天动地的大事我少有关心,我更愿意关注花讯之类的小事。也许这样说,有点对不住道路两旁的栾树,此时,它们用黄花红果也为秋色添了几多缤纷,且也有细香绕鼻。但是,这怎么能比呢?你要知道,连月宫里都是桂啊。

早前写过一首小诗:

桂,香了

每一阵风过

都像是,替秋天

散发喜糖

亲爱的朋友,你收到这份喜了吗?

秋 香

白海燕

一份回应。年年岁岁,桂初香,雪新落,我都是这么激动。季节的盛事无过如此了。

桂香温和,有平头百姓家常日月的温馨感,让人静静喜悦,再多都不腻。不像梔子,香烈了,有如傻丫头的浓情,久了,让人招架不住。而梅

香显疏淡了,洁身自好里让人不可亲近。假如幸福也有味道,应该更近似桂香吧。

那天朋友圈有人写到桂香,赶紧私信询问,虽然平时极少开口说话。因为,自然万物让我们共同热爱——没有哪一种趣味比这个更容易相投。